

老寿星的^的阴谋

长寿社会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Das Methusalem-Komplot

人类正以难以想象的规模老化。

要解决世界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解决自己的老化问题。

中国的老年化问题及其社会负担，并不比西方大国轻松。

到了2050年，中国年过65岁的人数将同目前全世界的老人持平。

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中，

对老年化和老年人的歧视将构成经济和精神的在地域弱势。

[德]弗朗克·谢尔马赫 / 著

刁晓瀛 /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Das Methusalem-Komplot

老寿星的阴谋

长寿社会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德] 弗朗克·谢尔马赫 / 著

Frank Schirmacher 刁晓瀛 /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寿星的密谋/(德)谢尔玛赫著(Frank Schirmacher);刁晓瀛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ISBN 780681-789-1

I.老… II.(1)谢… (2)刁.老人问题-研究 III.C9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3622 号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9-2005-427

原著书名:DAS METHUSALEM-KOMPLOTT

(c)2004 by Karl Blessing Verlag, 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München

书 名:老寿星的密谋

著 者:弗朗克·谢尔玛赫

翻 译:刁晓瀛

责任编辑:周 河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o@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90×1240 毫米 32 开

印 张:6.25

字 数:13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681-789-1/G·182

定 价:16.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译者序 关于人类老化的警世之作	1
引 言	7
1.您属于这一波	7
2.我们的未来	11
被打碎的寿命枷锁	14
一种致命的意识形态	23
第一部分 老化社会的未来	31
1.几代人的生命时刻表	33
2.德国与世界的比较	38
3.文化间的战争	41
4.代与代之间的战争	45
第二部分 密 谋	51
1.青春崇拜的终结	56
革世界的命	58
2.青春、美丽与繁殖	63
3.为什么我们因变老而羞愧	67
负债累累的肉体	72
4.社会性老化	77
如何观照和描画年老时的自己	78
肮脏的语词	83





5.经济性老化	93
购买与退换的循环	95
6.虚拟的青年人	102
7.我们的死亡代价	108
为祖国而死	110
8.精神性老化	116
老化的新生物学	117
寻求不朽之路	123
9.寿星代	128
第三部分 使 命	135
1.反叛中的好莱坞	139
2.儿童读物、笑话和贺卡	143
3.语言使我们沦失	146
4.为什么我们会因变老而负疚	151
5.头脑之战	157
6.老人的心灵忠告	163
第四部分 新的自我定义	169
1.扪心自问	175
2.密谋的知情者	180
感谢词	183
注 释	185

译者序

关于人类老化的警世之作

初读《老寿星的密谋》(简称《密谋》)一书,是因为连续几个星期在书店门口张贴的德国《明镜周刊》每周图书畅销榜上瞧见它的书名。那是 2004 年初夏的事了。

尽管我在德国生活了 15 年之久,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我对德国乃至西方社会的认识似乎更胜于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但读罢此书,我的感受和联想却始终牵挂着中国。在我看来,由于中国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同西方相比还处于一个较为基础的阶段,尚未建立起类似德国的全民保健和养老保障体系,也缺乏支撑这一体系的高水准的科技、制造和服务产业基础,因而我们所面临的人口老化问题将更为严峻。于是,我产生了翻译此书的冲动。随后,便是联系德国和中国的出版社,代办版权转让协议,翻译和修改,等等,前后折腾了将近一年。

本书的作者弗朗克·谢尔马赫博士生于 1959 年,就读于德国海德堡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自 1994 年起,为德国影响最大的报纸——《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n Zeitung)的主办人之一,可谓德国媒体的风云人物。不过,他写作这本书的起因,与其说出于媒体工作者的敏感,不如说源于偶然。正如作者所说:“写作这本书的前期工作可以追溯到 1999 年。那时,人们清楚地发觉,新的世



1

译者序

Das Methusalem-Komplot Frank Schimmler



纪出现在老化的符号里。当时,《法兰克福汇报》开始根据年龄对作家们进行询问调查。……打那时起,我利用这一特权,同许多科学家、新闻记者和艺术家一起探讨了老化问题。在此过程中,变得越加明朗的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年恐怖症将面临一种根本性的全新解释,也就是说,面临一场革命。”可见,正是在调查和探讨过程中产生的恐惧以及积累的材料,催生了这本“不外是对那场必将改变我们世界和我们情感生命的震荡进行首次测量活动”之记录和体验的书。

人类学意义上的老化,一是指人类的长寿化,二是指人口的老齡化。但所谓“老”,与其说是一种事实陈述,毋宁说是一种价值判断。年过 50 者,两千多年前,就已“知天命”,步入老年;如今,却依旧英姿焕发,风华正茂。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变,人类自我保健意识的增强,使个体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时间——物理年龄大为延长,衰老年限——生理年龄大为推迟。就像书中提及的人口学家杰姆斯·沃佩尔(James Vaupel)所叙述得那样:“如今,大多数 70 岁的老人如此健康,就像过去 60 岁的人,因此,我们为何不鼓励人们工作到 70 岁呢?假如不久以后,80 岁的人有如 70 岁甚至 60 岁的人那般健康,那么,我们为何不允许他们工作到 80 岁呢?”所以他提出,应“缩小所谓的‘年长者’的概念的外延”。

然而,人类在人类学意义上的发展与人类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发展却出现了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随着人类生理状况的改善,人类的期望寿命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随着人类知识和文化的更新以及基础教育的时间延长,社会不是把“老化”的边界拓后了,而是推前了。也就是说,物理年龄和生理年龄的延长反而伴随着社会年龄和心理年龄的缩

短。于是,我们看到,在西方,大量的四五十岁的社会精英开始在其职业生涯里走下坡路;在中国,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甚至被挤出了工作岗位。《密谋》的作者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从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等角度出发,并立足于全球化的高度,剖析老化现象,深究由此引起的各类矛盾、冲突和后果。在《密谋》中,我们领悟到,老化不仅仅是人的生理性老化,也是人的精神性老化,不单单是人口构成的老龄化,也是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的老年化。人在其长寿化的过程中,被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强制性地排挤到社会甚至生活的边缘,逐渐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自然,老化不只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假如人们畏惧于自己面容上的老化痕迹,缺乏自知之明地追求虚幻的自我青春图景,甘心情愿地认同社会偏见,逆来顺受地忍受社会的歧视,听天由命地接受权势的摆布,那么,这就是一种主动的自我老化过程。用时髦的话讲,这种自我老化就是没有“与时俱进”。它不但发生在老年人身上,也可能发生在青年人和中年人身上。人一方面因意识形态和社会偏见被老化,另一方面因渺茫、固执和守旧而自我老化。社会不光因老年人的增多,而且因老年歧视和自我老化现象的加剧而产生冲突。更重要的是,随着老年人的人口逐渐多于年轻人的人口,在民主社会里出现了一种被我称之为“民主的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老年人在民主选举里占有人数的优势,他们是政治上的多数派;另一方面,掌控社会管理机器和公共领域如行政与司法机构、媒体、教育、医院及养老院的则是年轻人,他们是政治上的实权派。于是,被挤到社会边缘却装备了现代科技知识和能力的老年人便以各种方式重复他





们先前的生活程序,抢占社会的权力空间,扰乱社会的正常秩序,以此证明自己的存在,突出自己的价值,伸张自己的权利。而这,不止是文化、知识和观念的碰撞,更是权力、利益和谋略的较量。

如果作者仅仅着眼于德国或西方社会的话,那么,我们等上几十年再读此书或许也不算太迟。人类的老龄化问题早已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本书作者的机敏和良知所在,便是他以全球化的眼光来审视这一全球化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中,对老年化和老年人的歧视将构成经济和精神的地域弱势。到了2050年,中国年过65岁的人数将同目前全世界的持平。老年人的增长态势可导致社会获得最辉煌的成功,因为宗教和文化的信念能赋予‘年龄’创造性的意义。但我们却身处两难境地:作为老年化社会中正在老年化着的一代,我们既是全球化浪潮中的领导者,同时也是牺牲者。”

从全球化的视角看,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是十分严酷而急切的。中国不仅是人口大国,也是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便进入发达国家近百年才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状态,成为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目前,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全世界的1/5。据中国人口研究中心预测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比重将从现在的7%增加到11.8%;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增至4亿左右;到2050年,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分别达到4.5亿和3.35亿。不仅如此,中国国民的心理乃至生理的“老化”问题也凸现出来。据调查,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已过早(40岁左右)地进入更年期,上海大



约 70% 的中年男性具有不同程度的阳痿。在中国的老年人甚至中年人中间,对年龄增长的恐惧,对“青春图腾”的膜拜,对自我青春图的追逐,如装嫩、整容、美身、染黑发和补春药,远甚于西方国家的同龄人。但是,我们的官员、媒体和专家似乎更多地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认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无论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先生披露的关于养老金缺口达 2.5 万亿元的信息,还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的有关养老金债务总额达 8 万亿元的估测,涉及的主要是中国初建不久的社会保障体系所承受的巨大财政压力及其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羁绊。但是,如何从社会学、文化学角度来对待人口老化引起的社会冲突和文化碰撞,揭示它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伦理等方面产生的矛盾和问题,从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心理和生理方面寻求导致社会老化的根源,鼓励老年人正视和开发自身的价值,对抗歧视老年人的意识形态,反抗将老年人殖民化的“青春图腾”,也理应成为我们整个社会的责任和行动。

作为一个西方学者,本书的作者还提出了一个令西方民众惶恐不安的假说:西方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将导致西方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竞争处于劣势。译者虽不赞同对这一趋向作简单化的评估,但又以为,作为中华文明的承传者,理应全球化的人口老化过程中高瞻远瞩地制定自我解救的国家战略,惟其如此,方能全球化的竞争中建构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从而立于不败之地。拿本书作者引用的前美国经济部长彼得·基·佩特森(Peter G. Peterson)的话说:“如果今天的低工资国家,首先是中国的,能够成功地为其年迈的国

民开发一种全保障的养老体系,那么,中国人就将创造出更庞大的资本储备。”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以为:“每篇好的译文都是对原文的阐述;我甚至要进一步说,每一篇重要文章的译文必定是理论上的重建。”(《无尽的探索》) 本人力图做到这一点,但由于作者采用诗化的语言,论述简洁而深邃,既饱含激情,又充满哲理,加上自己德语水平有限,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不论是在德文的理解方面,还是在中文的表达方面,难免出现纰漏或错谬,诚冀智者、贤者包涵与指正。

此外,由于原书作者引用的资料均来自德、英文献,故我们未将其出处翻译成中文,以方便有兴趣的读者查找。

刁晓瀛

2006年3月



引 言

1. 您属于这一波

尽管您尚未明了,您却依旧属于这一波。因为您有能力阅读此书,所以您肯定将收到应征通知。声势浩大的战事动员已经发起。在年长一代与年轻一代的交战中,您难以置之外。聚集起来吧,您会得以安心乃至得到信心:您属于这一阵营。这一阵营中的人们在 10 年之后将肩负这样的重任:策划一场革命。

乍听起来,仿佛耸人听闻。可实情确实如此。我们的状态再也不能这样持续下去了。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里拴紧维系我们生命的安全带。我们总是说,情况还没有糟到这种地步。电视台新闻播音员恭恭敬敬地朗读着时事新闻,没有惊惶失措地逃离播音室;报刊编辑撰写着社论和专栏文章;大街小巷,年轻人文雅而又随和,母亲们和蔼地推着幼儿车。人们还没有闻到火药味,所以我们老是讲,前线还离我们十分遥远。

但是,在未来的地平线上,一支最为顽强的对抗老人的武装力量已经问世。他们正向我们开进。他们只有二三十岁,或者说 60 岁,因为当战争爆发时,他们已变成年长者。这个由我们造就的社会夺走了年长者的一切:自我意识、工





作位置,甚至生平传记。我们对生活的决策基于对上个世纪的认知与数据。假如我们像过去对待生命时间那样对待生命空间,那么,我们就应该乘着古老的驿道马车周游世界。

我们必须现在就着手行动。这样的话,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洗却我们的耻辱。到那时,我们就应当能够完成对那种起源于石器时代并盛行于当今的有关老年理念的调整,使之面向未来。这并不亚于一场革命,全然可以同以往任何一场伟大的解放运动相提并论。

当前,我们还应不断聚集愤愤不平的大众。如果情势在5至10年后得以扭转,那么,一个改观了的社会就像变戏法似地展现在每个人的眼前。人们不是常提到,年岁突然将他们推醒。他们充满疑惑地睁开双眼,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苍老,而且事先似乎也未曾得到任何警告。这种情形将出现在我们的社会里。日历所含有的不可动摇的逻辑告诉我们,年复一年的出生纪念日给我们带来的威胁正在与日俱增。然而,我们依旧我行我素,好像这些事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无关。

这是一种自我们学会在路上行走后就积累起来的经验。总有一天,招摇过市的只有最新潮、最时尚的一族。正是这种顺序为我们解剖了从前的感觉。1962年欧宝汽车集团创造的记录,有关1968年西欧学生革命运动的虚假新闻,大众集团推出的甲壳虫车,宛如日历中的数字烟消云散。相反,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久地朝夕相处,时间仿佛踌躇不前。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将跟他们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甚至曾祖父、曾祖母在同一个地球上共存。在人类历史上头一次涌现出连进化论都无法预见的现象:一个不再



拥有繁殖能力，早已完成自己的生物学目的，而且无法修复，随时可被自然带走的群体，构成了我们社会的大多数，尽管人们企图采用所有残忍的手段阻止这一现象的抬头。在人类历史上，老人的数量头一回超过了儿童¹。

聚集起来吧，您会得以安心乃至得到信心，因为您隶属于年长者的阵营。我们大家还肩负着重任。也许我们将来要比现在虚弱，可我们却占据了多数。

这涉及到我们的灵魂，却与我们的多愁善感无关。这涉及到我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安全，进而涉及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稳定。这也涉及到未来一代的切身利益。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中，对老年化和老年人的歧视将构成经济和精神的地域弱势。到了2050年，中国年过65岁的人数将同目前全世界65岁的人口持平²。老年人的增长态势可导致社会获得最辉煌的成功，因为宗教和文化的信念能赋予“年龄”创造性的意义。但我们却身处两难境地：作为老年化社会中正在老年化着的一代，我们既是全球化浪潮中的领导者，同时也是牺牲者。从根本上讲，一方面，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追求：尽可能长久地生活；另一方面，劝说人们放弃这种追求的社会需要也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增长。在地球上的某些国家中，人们寻求古旧的住宅、农庄和食品。而在另一些社会里，即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社会里，人们正在掠夺年长者的自我意识及其对生活的乐趣。

这与我们所有的经验、价值和认识的划时代变革毫不相干。老年化进程的辘轴碾碎了所有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和美好的、我们可称之为经验的以及能使我们变得崇高和强大的东西。老年化进程像是一个无所顾忌的平均主义者，在



它面前,以往的成就、美丽和生活体验以及年龄所代表的财富又算什么呢?像英国作家约翰·托尔金(John Tolkien)的童话《小矮人》里得到乐土的奥恩国小矮人那样,我们茫然而平淡地生活着,享受着荷包蛋、板烟以及生活中其他温馨的东西。但是,新的权势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并试图一劳永逸地毁灭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方式。

对此,您可得认真对待,因为这涉及到您活着的“此在”的下半辈子,涉及到生命中的一段时间。它至少同您从出生、童年到少年乃至受教育的时间一样长。忘却过去十年里所有错误的警讯吧!“与气候的灾难有所不同,人们能够毫无疑问地确定,全球性的老年化从何时何地开始。”原美国经济部长彼得·基·佩特森(Peter G. Peterson)这样写道。人口问题专家也赞同其观点。我们的老年化将不是一件愉快的事。高背的沙发、温暖的壁炉、丰盛的储藏室将不复存在。我们不能死守在家里。我们必须动身,只要我们身体有力,头脑清醒。极少有一个社会能像我们所处的社会这样明确地告诫人们:我们必须在今后30年里,或者重新学会如何变老,或者让社会的每一成员接受经济、社会和灵魂上的惩罚。这关系到如何解放某种不幸的、被压抑的并遭到排斥的天性,虽然这种情形如今尚未发生。这关系到我们未来的“自身”。

* “此在”(Dasein)是一个哲学概念,表示个体当下真实的生存状态。

2. 我们的未来

无人愿老。在今后的 50 年里,这种个人的感受将以未知的方式公开化,老年化对个体造成的伤害也将成为一种规模宏大的群体现象。

现今每个年过 35 岁的人都已体察到个人的悲剧:他开始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受难。外表令他忧愁,在劳动力市场上到处碰壁,个人的业绩下滑,甚至遭受疾病和死亡的威胁。

这是由我们日益衰老的躯体造成的一种苦难。就像一辆曾在马路上耀眼的骄傲的汽车,吸引了所有路人的目光,可现在陈旧了,虽然对其主人来说,仍不乏使用价值,但却不断成为他的一种负担,甚至让他感到为难。您肯定知道这种车款,它配备了导流板和附加的车灯,曾经光彩照人地展示了它的力量和青春气息。但从很久以前起,它就失去了这一切。我们的社会还为正在老化的生命准备了一份危险性更大的苦难:您在高速公路上追杀着老龄的汽车,假如它不自觉地给您让道;您被它的噪音骚扰,视其为一种环境污染,并最终借安全理由剥夺了它行驶的权利,让它从众目睽睽的街头和停车场销声匿迹。我们很清楚,假如我们在老旧的或损耗的躯体、罩壳或面具里蠕动,那么,会遭人鄙视和恼怒。其原因我们将在后面论及。

生逢今世,就意味要参与一场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冒险,其结果我们事先无法预期。不啻个人,整个民族都将趋于老龄化。老欧洲的居民在此过程中陷入一种特别的两难困境,即在两个战线上遭到攻击:他们活得越久,他们的





孩子将越少。人口的内在动力将受到死亡而非出生的影响。社会和文化将受到震撼,如同经历了一次无声的战争。德国将变老,并且可以从数字变化上略见它的衰落——据联合国的估计,到了2050年,德国将减少1200万人。这要比所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丧生人数还要多。在动物界,这一情形被评判为绝种。人类学称之为:天然性死亡。

政治对此漠不关心,至少目前是这样。政治生命的周期只有46个月——一届政府的任期。政治不顾人口学专家的忠告,粗心大意地估算着人的期望寿命——估计得过低,以便为当下抓得一个赖以苟延残喘的氧气瓶。佩特森在为《外交事物》杂志撰写的文章中指出,20世纪的政治家们关怀横贯在我们面前的集体老年化问题以及各种反应。“在同经济大国政府首脑的私人谈话中,我获得了这一印证:他们十分清楚,一种具有威慑性的人口趋势将如何呈现,但他们就像瘫痪了一样,迄今没有拿出相应的措施。”佩特森发表这份如今仍被视为“一个老化世界的宣言”的场所,几年前也曾登载了一篇深刻改变美国政治家的文字,那就是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认为,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后,一场文化之间新的战争,一种原本存在着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与技术主义和世俗化的西方之间的冲突即将高涨。

我们惹人耳目地、自作自受地跟死神卖弄风情,帮助政治家们进行集体性的自欺欺人。出于某些原因,我们在行动时却试图表明,好像我们不赞同这一做法。许多人认为,他们不会再经历这样的未来。另一些人则原则上对人口统计学抱怀疑的态度,虽然计算的对象——出生人口已成为数